

陌生的经验

陈丹青艺术讲稿



陌生的经验

陈丹青艺术讲稿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生的经验：陈丹青艺术讲稿 / 陈丹青著.

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.11（2016.1重印）

ISBN 978-7-5495-7319-6

I. ①陌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国画—绘画评论②绘画评论—西方国家

IV. ①J205.2 ②J20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8331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
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：276017

开本：1420mm×1000mm 1/16

印张：23.5 字数：60千字 图片：389幅

2015年1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2次印刷

定价：9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谢谢《局部》摄制团队
特别感谢小导演谢梦茜

序一

史航

如果有个视频节目叫《局部》，一期一期传着，播着，图的是什么呢？
应该不是为了拼图，拼出一个什么整体。

整体往往是幻觉。

我们手捧艺术史或文学史，不过是手捧著者给那段历史起好的绰号，不过是面对着微缩景观里的七大奇迹，胡萝卜雕出来的万里长城。

整体，往往不如局部可以信任。

局部，就是一堆漂流瓶，装着当事人的一得一见一赞一叹，被他陆续丢到海里。他相信海不仅仅是海，海里有船，船上有人，海那边，也有人。有人会捞起瓶子看看，或心许，或诧异，那一瞬所感知的亲切或陌生，就对得起那个局部了。

因为，亲切或陌生，都不是麻木。

丹青兄最近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，一件让人没法麻木的事情。

* 史航，编剧、影视戏剧评论家。

《局部》十六期，我来回看过几遍。有好几期，我故意把画面关到最小，或是闭上眼睛，总之让视频变了音频。我就是想让自己的想象力，贫乏得只知横平竖直、不察姹紫嫣红的想象力，先往前面跑一跑。

丹青说到布法马可的《死亡的胜利》，说到苏珊娜·瓦拉东笔下的男裸体女裸体——那到底会是怎样？

睁眼就可见正确答案，那么，容我先闭上眼睛，胡乱想想看。没见过骆驼，最多只能想象到马背肿，但，多想象了几种马背，见到骆驼就更敏感吧。

生于今世，麻木最易，敏感最难。

海量信息冲刷一切，世界前所未有地透明，守着搜索引擎，想不当钱锺书陈寅恪也难。给我十秒，什么都查得到。然而查到也就是查到了，哪有什么惊喜可言，铭记更是奢谈。下次再用再查，永远可以探囊取物，也永远两手空空。

若是不甘心这样，就跟丹青去他的那些审美现场吧。

大卫作为雕塑，你见过各种尺寸的图片了，你也记得他有五米高，然而，你翻画册时，不容易绕到他的背后，看人家屁股。这就是在现场能享的福利。

委拉斯凯兹将近六十岁才当上宫中总管，所以画《宫娥》要把穿正装的自己画进去，尤其要把腰间那一大串钥匙画进去。王宫的钥匙。

格佐里也要把自己画进去，自己还竖着四根手指，因为他那时接活的价位是四百弗罗林了，这很值得记载下来，炫于同行，传于子孙。

再读艺术史，再看到这些艺术家被标签化，我们仍只能袖手旁观吗？想想那一串钥匙，那四根手指，感受已不一样，这又是种福利，好像我们是人家的小学同学或乡邻街坊了。

卡帕齐奥喜欢画全景，他的全景画是给自己走神用的，时不时从近处看客的肩膀看过去。他看到远处有人闲逛，或者有狮子在闲逛，而人们在奔跑逃

命。反正，卡帕齐奥“他顾不得跟我们啰唆，他就一个人在那里东张西望”。

巴齐耶，少壮从军的巴齐耶，第一场战役就送命的巴齐耶，丹青也不说自己有多怜惜，只在感慨他已有成就之后，闲闲说一句：“他要是活到七老八十，今天我们看到的全部算早期作品。”

梵高是个憨人。搞文学弄音乐，似乎不能是憨人。画画的，可以是个憨人，一笔一笔地憨下去。“憨人画憨人，穷人画穷人。”

早期印象派这帮家伙，“我们就是画我们的日子，画我们的上午，画我们的下午，画我们的快乐。”“这是这群乌合之众的集体记忆。”

其实，画家们游走于千载之间，永远是乌合之众，我们羡慕的也就是这个。他们彼此赞叹，但永远没法合流，只能是隔水相呼。这样才好。

有时合群，有时独处，孤单而又孤单得不甚长久的人是多么幸福啊。

《局部》提到的，不仅有好作品，更有好时光，大家在巴黎玩耍，在比萨玩耍，也在上海，时光像个猴皮筋，被他们抻得很长。

十六期《局部》，我强迫症一般地反复排行，最后确认，最喜欢最后一期《杜尚的决定》。

罗兰·巴特在《写作的零度》中说：“文学已经不受保护了，所以现在是走向文学的时候。”

丹青说：“我来改一改：绘画已经不再光荣，所以现在是闲聊绘画的时候——包括闲聊杜尚不画画。”

晚年的杜尚，跟人家说：“你不欠这世界一幅画。”

这话真是铿锵。谁知老卧江湖上，犹枕当年虎骷髅。就这样的感觉。

陈丹青，他欠不欠这世界一本书呢，一本讲艺术和艺术家的书？

也许他是欠自己一本，这书出版了，可以扔回到从前某一刻，扔给刚刚学画的陈姓少年。

丹青讲到梵高那幅未完成的小画，那个没有面目的海边少年，讲到刘小东见了这画的复制品，表情非常痛苦，最后说一句：“我操！画得太好了！”

那痛苦的样子，想来想去都是很有意思的。永远不忘初心，永远受着刺激，多好。

香港导演刘浩良回忆过他的射箭师父的教诲：“你不是要把箭射进红心！你要想象，箭原来就插在红心中，你把箭从箭靶拉到你的弓上，现在你要做的，只是放手，让它回到红心上。”

这是我读到的对于初心的最好形容。

丹青说：“当我凝视哪幅画，心里狂喜，爱极了，有时会对此前酷爱的画家发生歉意，好像背叛了他。”是的，一期期《局部》看下来，就像目睹他的背叛史。

这背叛甚至是浑浑噩噩发生的，比如对杜尚。

他说：“我从未弄懂我喜欢的艺术家，更何况杜尚。”

我觉得，这是一种很幸福的茫然。就像人间犹有未读书，就像你始终不敢说看懂了爱人的眼神。

肯定有人会介意丹青的语气，他经常是情不自禁地赞叹，觉得这回我讲的这家伙，怎么这么好。

我也这样。我们都是习惯为好的东西高兴的人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就是一惊一乍，就是眼皮子蛮浅的。

网友“法兰克 1018”说最喜欢《民国女画家》那期：“为什么喜欢？用他（陈丹青）自己的话说就是恳切。男性谈女性艺术家要谈得恳切，不容易。中国男人谈女性要谈得恳切，简直绝无仅有。”

丹青讲这些自己在乎的事情，就是这样又老练又恳切，又激烈又怅惘，就像个不能自持的钟摆，在那些好画好景好模样之间荡来荡去。

念小学时开运动会，经常要举牌子，每个同学的牌子是不一样的，若是一起好好举起，就是“振兴中华”或“增强体质”这样的标语了。也想过，要是我和同学串通，故意不举起来，或举得歪歪斜斜，那几个字是不是就呈现不了。估计是，但我从没敢尝试过，不敢这样挖一个堂堂集体活动的墙脚。

丹青这本书，就是从局部下手，挖着少有人挖的墙脚，让墙不再是墙，我乐观其成。

我从中收获了太多的次要信息，而次要信息的获得，就是审美的主动，就是一种解放。

艺术史文学史往往是比较势利眼的。我们言必称莎士比亚，不一定会关心同时代的马洛或福德，我们册封达芬奇，不一定在乎他的前辈师长是谁。

我们尊崇一流，忽略二流，最终恰好是困居三流，因为，经由二流去一流的路，断了。

每个时代人们都只记得冠亚季军，以为凭借他们三位就能概括这个时代，提纯这个时代，然而这是不对的。歌曲选秀节目的前三位，并不代表这一世代的青年男女如何唱歌，前一百名一千名选手，才能有一点代表性。

所以，感谢丹青提到许多陌生的名字：布法马可，安吉利科，卡帕齐奥，等等。我尽力记住，记住这些冷门，冷门有时候更是一扇门，而热门不过是让我们排队进烤箱。

梵高给弟弟提奥的信里这样写：“早晚全世界都要学我的名字拼音。”这是憨人家风，亦是俊杰口吻。

木心说过：“识时务，不如识俊杰。”这话听着，就是那么令人鼓舞。俊杰是不管时务的，你识的俊杰多了，胆子也就大了，也就明白——时务，就那么回事。

以前我问过作家阿城，搞收藏有什么秘诀没有。他知道我是问着玩，他说

得就也很好玩：“你把眼睛养娇贵了，就够了。”他说的是闷头去看真迹，习惯真迹，再看赝品，就像老校对遇见错别字，本能就会觉得刺眼。

《局部》我算是看完了，眼睛也就养得娇贵了些。

接下来该看什么，不知道。

郑板桥画过一丛兰花，破盆里漫出来的，题了诗，后两句是：“而今究竟无知己，打破乌盆重入山。”我附近没有山，我能去的就是美术馆、博物馆。哪怕就是一个人横着膀子乱逛，马二先生游西湖一般。看见山水大轴，欣赏的标准就是看那山水之间能否藏兵，能藏多少兵。

起码，要能藏住我。藏进画里，我就不再是一个人。哪怕是进了一幅莫奈的风景，我也不再是一个人。我看着克劳德·莫奈先生画完了他的印象，收工回家去喝苦艾酒，他知道自己今天干得相当可以。

《局部》第一期谈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有一句琐碎得好玩：“诸位要是有兴趣，就坐地铁到故宫去看原作。”

他连地铁都提到了，生怕你不去。

很老实，很恳切，不说便宜话，尽可能提醒。

丹青这本书，连同《局部》这节目，说到底就是个提醒。

我被喊来写序，那我就写点关于提醒的提醒吧。

有句话，他说了，我就总觉得是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：“漂亮话总是遗患无穷。”

但愿，我没说什么漂亮话。

2015年10月10日晨

序二：情热

——看陈丹青的《局部》

李静

《局部》播完了。在最后的第十六集，陈丹青感谢大家听他一路念稿子，他要回去画画了。

去吧。去画画吧。我这不愿离席的观众，蓦地想起塞尚写给左拉的信：“我跟毕沙罗学习观看大自然时，已经太迟。但我对大自然的兴趣依然不减。”

在陈丹青的目光开启下看画，对我亦已太迟。但是被他点燃的观看热情，却不会稍减。倘问《局部》系列对公众有何意义，这感受或可作一注脚。

这是画家陈丹青第一次通过视听媒介，连续谈他的“观看之道”。“局部”的命名，表明他放弃整体叙述、独陈一己所见的现代立场。视频节目的好处是：它能让我们观看陈丹青的“观看”。每一幅被他谈论的画，我们都可以尽情看其“局部”——中景，近景，细节特写……（啊，可惜不是原作）没看清，就暂停，想看多久看多久，兼以配乐，兼以他手拿稿子，有时照念，有时笑嘻嘻对着镜头闲聊——那是一个老辣纯真的耽溺者一边摩挲爱物，一边分

* 李静，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。

享他的迷醉。那爱物，便是他在谈的画。

而他又不仅仅谈画。若不借题发挥，弦外有音，那就不是陈丹青了。若刻意如此，也不是他。一切皆出于天性——那慷慨而专注的情热。

于是有了他的目光，他的关切，他的取舍。略过艺术史上被参观过度的名胜，他的目光停在“次要画家”的精妙作品或著名画家的“次要作品”上。十六集下来，我们看到了一张与正统艺术史截然不同的艺术地图：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布法马可的《死亡的胜利》，蒋兆和的《流民图》，巴齐耶的画，瓦拉东母子，民国女画家关紫兰、丘堤，徐扬的《康熙南巡图》和《乾隆南巡图》，威尼斯的卡帕齐奥，俄罗斯的苏里科夫，佛罗伦萨的安吉利科，古希腊派格蒙群雕《巨人的战役》——几乎都是冷僻边缘的面孔。对每副面孔的解读，都融合了这位画家独自的心得，他的热血、澄明、欢欣和痛楚。只有两个“名人”做了单集——梵高和杜尚。对梵高，陈丹青拿他早年的一幅无名小画作由头，通篇聊他的“愁”，聊现代绘画的“未完成”特质；对杜尚，则只讲他那划时代的决定——放弃画画，并以此终结自己在《局部》的谈画。

“他总是越过故事主角的肩头，张望远处正在走动的人。”这是他评说卡帕齐奥画作的“景别”，也是他自己的艺术史方法论：偏离中心，“张望远处正在走动的人”——那些没有艺术史野心而只管画画的素心天才，被历史聚光灯忽略或灼伤的寂寞高手，时代漩涡之外的美妙浪花，艺术史上别有洞天的“次要讯息”。

他爱这些“次要讯息”。谈论TA们的时候，他的歆享同命之情溢于言表。只有发自内心的爱才能产生如此神情。在视频时代，“神情”是艺术批评的真实维度，也是感召力的源泉。它超越语言，直抵肺腑。

陈丹青喜欢“离题”。这是过于活跃热烈的心智难以安于一点的表征。他的思维因此不是纵深掘进的，而是平面跳跃的。这可能会是他的弱点，却被他

发展成一个风格，一种陈丹青式的“复调批评”——谈艺术、谈画道的同时，也谈别的。那“别的”是什么呢？——个体，社会，制度，文明，总之，常识之中“人”的境遇。犹如一部音乐中的两股旋律，并行不悖，相互交织。不仅品评艺术，更要动乱生命。这是对鲁迅谈艺方式的延续——既庞杂，又纯粹；既辛辣，又优雅；既热肠，又冷静；既粗暴，又柔情。

在这样的复调里，他以“次要讯息”的方式，传递他至为看重的观念。比如：

与一个艺术阶段的全盛时期相比，他更关注早期，因早期作品一定面对两个历史任务——开发新主题，使用新工具，因此最有原创力；他很少孤立地谈一个现象、一个画家、一幅作品，而是将其作为鲜活错综的生命体，置入最初发生的土壤中观照品评，并从这土壤跳出，作古今中西的纵横比较——既还原观照对象的存在景深，又提醒公众反省自身的文明、制度境况。因此，在批评奥赛美术馆的“不舒服”时，他谈到欧美一流展馆如何不惜重金，布置接近作品原生环境的展出环境；在谈西方直面死亡的艺术传统时，与中国讳言死亡的艺术传统相对照；在分析西方的透视法可能启示了摄影技术时，困惑我们的“旷观”传统为何却只能止步于长卷。

最有趣的是，陈丹青时常让谈论对象与我们的当下语境相互“穿越”：十八岁就画出《千里江山图》的王希孟，看到跟他同龄的孩子循规蹈矩读高二，会作何想？笨拙的梵高若拿出他的素描参加艺考，百分之百考不上；安吉利科的资格可做佛罗伦萨的市委书记，可他宁愿关在小禅房里，安静画画……

一个撩拨人心，点到即止的行家。他明明在召唤不安和不满，热血与热诚，却像在跟观众谈恋爱。待他谈罢，不知会有哪些被击中的灵魂，默默出发。

但艺术终究是他最爱的。他曾以为画道只是二三知己轻声交流之事，这回，他要对着观众略略公开。他拒绝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，而坚持艺术乃至对艺术的欣赏，都是活生生的个体经验。

贡布里希早就警告那些以阅读展品目录代替看画的欣赏者：“必须具有一颗赤子之心，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，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，特别是要排除冗长的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。由于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，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。”

陈丹青则从创造者的角度更进一步：“艺术顶顶要紧的，不是知识，不是熟练，而是直觉，是本能，是骚动，是崭新的感受力，直白地说，其实是可贵的无知。”他对安吉利科简朴、刚正、“愚忠”的神性五体投地，对梵高的“诚恳、狂热、憨，无可企及的内秀”垂涎三尺，对瓦拉东“茁壮的雌性”激赏有加……他与中国的艺考制度和性灵枷锁是如此势不两立，以至于时刻标举那些与生俱来、不可学习之物，为了确认艺术与天分无可解释，他不惜让自己的讲述，沦为废话。

与此同时，他也标举均衡的理智。他称赞巴齐耶组织场景、群像构图的才华，喜欢杜尚置身事外、独往独来的艺术态度。没有这冲淡明哲的一面，陈丹青的艺术和批评，恐怕会烧得一塌糊涂。

或许这就是艺术家的自由本能和均衡本能——摆脱任何应然观念和先在意愿，唯以纯真之眼，观照创造者和创造物的“自相”，并以那“自相”本身的生命规则和可能性，判断创造的成就。这是艺术自身的复杂微妙之处——社会批评家陈丹青绝不僭越艺术家陈丹青半步，而“圣愚崇拜者”陈丹青，也绝不进犯巧匠陈丹青丝毫。

但也未必全无挣扎。

有一次，列宾看到一幅意大利绘画，赞不绝口，说：艺术之所以是艺术，最最重要的是“美”。不久，他看到一幅俄罗斯无名小画，画着贫苦的女孩，老头子哭了，喃喃地说，哎呀，艺术最最重要的是善良和同情。（《俄罗斯冤案》）

他说的不是列宾，是他自己。

在六十岁的年纪，他需要面对跟列宾同样的撕扯：艺术是为了实现美，还是实现爱？是通往智，还是通往仁？是自渡，还是渡人？是要“自己的园地”，还是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？极而言之：是要成为自我完成的艺术家的，还是满腔情热的义人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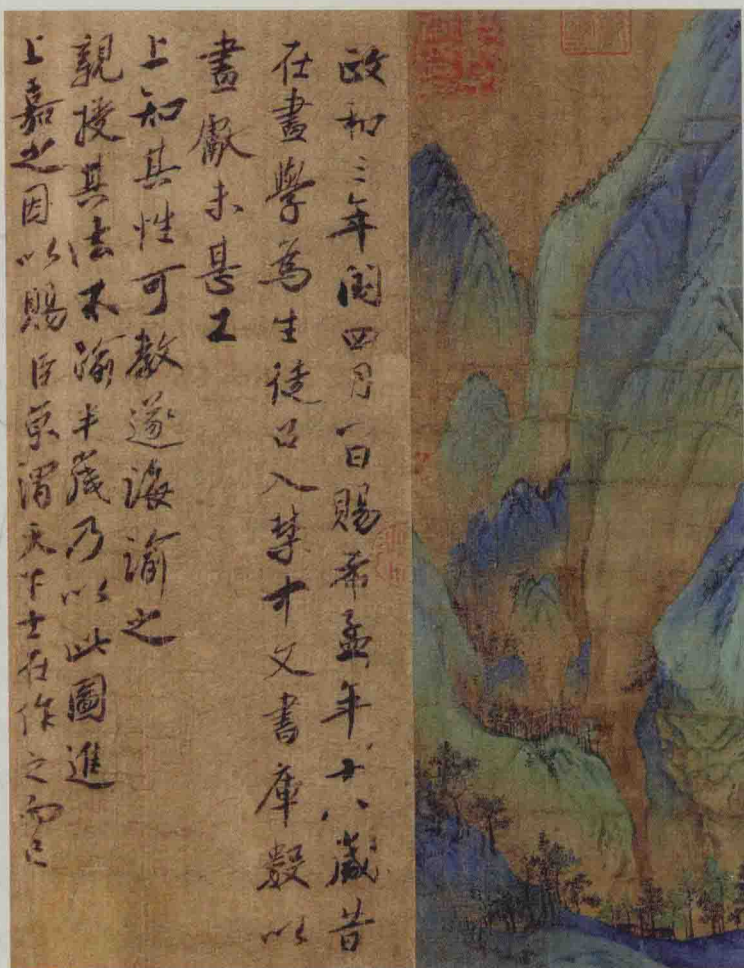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问题。

而我忘不了《局部》第三集，他讲蒋兆和的那一刻。坐在报社的餐厅里，周围人来人往，我看着手机里的他，穿黑衣，老老实实坐在书桌前，讲述蒋先生柔软的心肠，伟大的画作，屈辱的命运和不堪的记忆。

请诸位看看蒋兆和先生的照片，一脸的慈悲、老实，一脸的苦难、郁结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在自己的祖国当了几十年精神的流民，后半辈子一直低着头过日子。原因无他，就因为他画了《流民图》。

那一集在这段话中结束。我坐在笑语声喧里痛哭。冲动地写了一条短信：“为知道并记住了蒋先生，永远感激你。”还是忍住了，没有发。

2015年10月2日完稿



《千里江山图》题跋为蔡京所写，其中“上嘉之，因以赐臣”，我的解读错到离谱——责编小周轻声告诉道：“陈老师，‘臣’字是蔡京自称，宋徽宗把这幅画赏给他了。”唉，当面纠正年逾花甲、无知无学的“老师”，该是多么勇敢而尴尬。是的，这原是常见的文言，不该出错。单错这一句也罢，我还一笔扯到委拉斯凯兹六十岁才得菲利普四世封爵位，比王希孟得官，迟太多了……这真是自作聪明而貽笑大方的一例，现保留错误，以为羞耻，亦请看官明鉴——不过这典故也着实令人惊煞。朝廷被送了。《千里江山图》也被送了。而居然蔡京如此得画，足可使今日藏家厥倒。但古人做事真是这等豪阔，如王希孟的十八岁。

目 录

i	序一 / 史航
vii	序二：情热 / 李静
1	千里江山图
19	死亡的胜利
43	人民的胜利
65	初习的作品
87	巴黎的青年
109	谁养艺术家
125	绘画的放纵
145	非正式魅力
159	瓦拉东母子